

◎作家近况

周大新：爱和被爱都应该争取

舒晋瑜



周大新

1
作家米兰·昆德拉有句话：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很多老人并没有做好面对老年的准备，以为这段路与以前走过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阶段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他们不知道，虽然路面还是原来的路面，但此段路的沿途风景，与以往走过的相比，已相去甚远。

好多年前的一个上午，周大新从一栋四层楼楼下走过时，看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用网袋提着两个洋葱头，喘着粗气望定单元门，问明原因，才知道她是担心那两个葱头太重提不到楼上去。

周大新帮忙提了洋葱头上楼放到她家门口。下楼时，老奶奶正拄了拐杖吃力地爬着楼梯。“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像她一样，连两个洋葱头也提不动？”周大新说，就是那一天，他第一次想到了老。

母亲90岁患病卧床，直至92岁去世期间，她完全失忆了。即使周大新到床前，她也会问：你是谁？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这时周大新真切地体会到，人老到那个时候，是有可能变痴呆的。

衰老，让周大新对时间生出了真正的恐惧。但时间并没有顾虑他的感受，日复一日，毫不留情地把周大新也推进了老境。

2017年，中国老年人达到2.4亿。整个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了，周大新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有类似的体验。他有种冲动要写作，通过文字反映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天黑得很慢》的来历。周大新想用这部作品宽慰天下老人也宽慰自己——人从60岁进入老境，到天完全黑下来置身黑暗世界，这段时间里有些风景应该被记住。记住了，就会心中有数，不会慌张。

2

周大新就住在公园附近，这里是夏季老人们纳凉的好去处，尤其黄昏时活动很多，打牌的下棋的推荐保健品的都有。他想想，以黄昏结构小说应该比较有意思。

《天黑得很慢》以万寿公园的7个黄昏串连而成。周大新以详尽的讲述涵盖了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可能。“老年生活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空间，寻常的叙述所发出的低沉贝声在这个空间里没什么回声，最终决定把我想说的话捆成束手榴弹，趁着黄昏扔出去，让其炸出一声巨响，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周大新说。《天黑得很慢》在叙述角度上节奏紧凑，叙述语言不求华美，以便很快抵达老年读者的心底。

“小说前四章起类似拍惊堂木的作用，我用这个办法吸引观众。就像乡村里演戏，正戏开演之前要敲很长时间锣鼓。这里讲了很多技术，我相信科技发展会为延长生命带来福音。涉及‘道’的部分，我是尽量符合道家传统。一位专门研究老年痴呆问题

的专家看了后说，周大新的书不是科学著作，但有点道理。经过心理干预的病人会有好转。”周大新说。

这是中国首部全面关注“变老”的长篇小说。通过陪护员对一个家庭生活的近距离观察和亲身参与，反映了中国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等，小说既写出了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

小说从故事和人物入手，逐渐获得了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每一个生命自诞生，就在慢慢靠近衰老和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人所有的活动和情感，人所保存的所有的文明与记忆，都在与之对抗。正如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说的：“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只要有人记得，只要有爱，只要有生命走过的印痕，活着就有价值，有意义，变老就不可怕，死亡也不那么悲凉。

3

近年来，儿子和母亲相继去世，周大新既感受到生命的无情，这些生命中特殊的经历，也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切身经历，感受不是特别真切，难免写得轻，没有重量，只是在

编故事上用力，很多东西没上升到哲学层面。自己经历到的事情，才有真正深刻的体验，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周大新说，天黑之前，人生最后一段路途的光线会逐渐变暗且越来越暗，自然增加了难走的程度。这就需要一束束光照亮，这种爱之光的光源无外乎三类，一是他人，包括政府和慈善组织；还有就是老人自己，每个老人经过一生的历练，在心底都积聚或多或少爱意。三处源头释放的爱意交汇后，发出一种华彩之光，为人生最后一段路途铺上温暖的底色。这或许能帮助老人们顺利走到生命的终点，再换乘另外的交通工具，无憾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天黑得很慢》对这个华彩之光有描述，比如

陪护员钟笑溪对孤居老人萧成杉的自愿陪护，萧成杉对钟笑溪父爱的关心，曾经感动了握笔的我，但愿也能感动我的读者们，给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老人心里送去一点暖意。”

尽管写了40多年，写作经验和技巧都相对成熟，每一部作品的展开，对周大新来说依然是个痛苦的过程。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叙事节奏、叙述样式，他要求必须和自己以往的作品不同也和别人不同。而一旦确定叙述节奏，还要不断试验。《天黑得很慢》几次开头都放弃了，直到他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周大新的做法是选取最熟悉的，最好是有过体验的、令自己心生感动的街景，将其移放在脑子里，掺入生活历练，泼上感情之浆，任其发酵和变化，最后变成一团朦朦胧胧的既似现实街景又像海市蜃楼的图画。之后，再努力用笔将其画在纸上。

“我拒绝听候消息灵通人士的指引，把街头新闻移植到小说里。那不符合我的创作习惯。之所以写《天黑得很慢》，是因为这种生活我已开始亲身体验，它令我心酸心疼，不写出来身心都不安宁。”周大新说，每个老人最终要遇到的痛苦，他在写作过程中曾犹豫了很久。写，就会触犯众多老人的禁忌，让大家难堪；不写，

又觉得不真实不真切。最后，我还是决定写，把老人萧成杉遭遇困境的画面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4

用评论家陈骏涛的话说，周大新是一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作家。虽然同在中外经典名著中借鉴，但周大新的写法相对保守。对于那些可能是翻译家润色之后的作品，他始终有一种“防备心理”。“因为你写的是中国题材、中国人物、中国故事，就得从中国的传统中汲取，再和现代的语言交集、交汇。”周大新吸取的是西方文学中对人生，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的观察，观察的角度和态度，表现社会生活、表现人性的手法。他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安魂》《曲终人在》还是《天黑得很慢》，周大新的作品中，总流淌着一种淡淡的悲凉和忧伤的情绪。这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关。

“生命这个过程对人来说是个悲剧，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是悲剧结尾：那么辛苦地长大、学习、劳动，最后还是衰老、死亡——我连我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曾祖父、曾高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连最亲的后代都不记得，他们活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追问自己，总觉得有种荒诞感。”周大新觉得，从乌有中来乌有中。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经常追问活着的意义，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给已老和将老的人带来一点帮助，给终将变老的人一点提醒。

周大新的作品中很多人物，如《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天黑得很慢》中的笑溪，都几乎是完美的“他”，而且作者与动物构成了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他说：“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美好的人物。没有我就创造，我确实有理想主义情结，生活中恶的事已经够多了，我想给人们描绘一个美好的画面。”

这种价值观，周大新说是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

◎作家谈

我为秦岭作传

贾平凹



贾平凹《山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到一支地方武装在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中，井宗秀和陆菊人的挣扎、折腾，相互扶持和寄托，演义着他们的一种爱。土地上长出了一支花，或许这是恶之花，要写出这种恶之花，必然就得写出土地的藏污纳垢，写出他们身上的毒素和一步步排遣这种毒素。在那个环境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死亡司空见惯。当我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悲凉、一种哀叹，所以我写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世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

写作说到底，都是在写自己。你的能量，你的视野，你对天地自然，对生命的理解决定着作品的深浅和大小。我是写了几十年的人了，又到了这般的年纪，有些东西我只能看透，有我的体悟，但更多的东西我也在迷惑，企图去接近它，了解它，向往它。

秦岭是中国的龙脉，它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它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了南方、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这次写《山本》，就以秦岭为中心。以秦岭为中心，以秦岭为中心，才能说统摄南和北，提携了黄河、长江。

如果扩而大之说到背景，应该就是整个中国的。实际上还是在写老家，在写商洛的故事，是梳理那一段历史，表现那一段历史中的人性复杂性，然后再在里面挖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万物的关系，张扬一种不管是在困难中还是在荒唐年月中人性的魅力。

为秦岭写些东西是我一直的欲望，初时感兴趣于秦岭的植物和动物，后来改变写作内容，是被发生在二三

十年代秦岭里那些各等人物故事所诱惑。写人更有意义，更能表达我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无奈。

从来的史书都不是简单的记录史事，都是在评论，将一种意义、一种思想通过历史表达出来，何况《山本》是小说。从历史到小说，它有个转换问题，凡是历史成为了一种传说，这就是文学，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的存在。“我”如何与历史的“神遇而变化”。这也是我所谓：天人合一哲学，天我合一文学。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由说书人讲的，经过一代一代说书人自己去翻讲，然后由某一人最后整理出来。对待任何历史，如果跳出来，站在高处看，放在历史长河里看，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晰和准确。

写第一遍初稿的时候，在很豪华的笔记本上来写；然后在稿纸上进行抄改，完成第二遍的写作；之后，又从第一个字开始进行第三遍抄改。如果写10万字作品的话，经过我手其实起码已经写了30万字。《山本》大概有45万字左右，算下来我手写过去的能有130多万字。

我们怎样讲述“劳模”故事

张 陵

无意中看到几年前拍摄上映的一部电影。片名叫《天上的菊美》，写的是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藏族基层干部菊美多吉平凡忙碌生活的故事。他是一个名藏区的包村干部，干完这个村子的事，就被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干事，干完了再被调走。他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一些帮老百姓解决各种困难的小事烦事杂事，却因过度劳累脑溢血平静地死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

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天上的菊美》情节平平淡淡，台词也不太讲究，却感人至深，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平静，老在想菊美多吉这个人，心里惆怅得不行。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好的劳模和先进人物题材的影片。这个题材我们写了好多年，作品不少，但在艺术上成功的并不多。经常是创作出来的作品，还不如真人真事动人感人。而《天上的菊美》的动人感人之处，想来想去，恰恰就在艺术上。

下大力气塑造人物形象带来了影片的华彩夺目。菊美多吉不是传奇人物，也不是英雄，但他身上的一股精气神，一股政治责任与藏族人的冲动融化在一起的热情，构成了他独特的个性和生命律动。这个性格特征，被演员抓住、激活，并通过人物生活细节生动地把这种能量释放开来。群众的一分事，他会花十分的力气去办，一直办到群众满意为止。他每干完一件事，就撕掉原有的工作计划，然后再写新的工作计划。这种看似不规范行为，恰恰生动表现出一个藏族干部独有的可爱的工作方式和个性的文化形态。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两人感情很深，但不是城里人那样怀的作家是难得的，因为她的定力和心怀，我相信她的写作会更臻佳境。

他没有时间去回忆他的工作。只有等他离开了人世，才有时间回味着对故乡的爱，对群众的爱，对家人的爱，才能从容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分不清，他是离开了我们，还是一直还和我们在一起。影片把他身上这种能量和热情写足了，写透了，写出力量了，人物形象挺立起来。人物活了，故事也就跟着活了。

好作品的创作有时很质朴，很单纯，但其间创作经验的含量却很丰富。塑造人物是根本，但学习体验真实的“劳模”更重要。写好“劳模”的秘密恐怕就在这里。《天上的菊美》这样的作品告诉我们，写劳模，写先进人物之所以困难，容易概念化、简单化，就在于我们还不知道怎样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打开他们的心灵之窗。他们是普通人，又不完全是普通人。我们写的是普通人，但又不能把他们当普通人写。必须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真正感受和体验到一种超出凡人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境界，才能表现出他们性格的本质。感受和体验到位了，真正和劳模的心灵沟通了，对话了，就自然知道怎样去表现了。写不好表现不出热情，构成了他独特的个性和生命律动。这个性格特征，被演员抓住、激活，并通过人物生活细节生动地把这种能量释放开来。群众的一分事，他会花十分的力气去办，一直办到群众满意为止。他每干完一件事，就撕掉原有的工作计划，然后再写新的工作计划。这种看似不规范行为，恰恰生动表现出一个藏族干部独有的可爱的工作方式和个性的文化形态。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两人感情很深，但不是城里人那样怀的作家是难得的，因为她的定力和心怀，我相信她的写作会更臻佳境。

“劳模”是中国文艺创作独有的宝贵资源，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时代精神，更是“中国故事”的灵魂。写好“劳模”不仅是中国文艺的责任担当，更是中国文艺创新所在。难度特别大，需要我们下大力气不懈努力探索。没准哪一天，这也会成为中国文艺对世界的文化贡献。

有智有趣好作家

——读杨海蒂的散文

陈剑晖

女性散文，大多给人以家长里短、自怜自爱、多愁善感的印象，但读杨海蒂的散文集《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却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不一样”，我想就是文学创作的“差异性”或叫“异质化”吧。杨海蒂的散文创作，因有这种“差异性”和“异质化”，而体现出自己的创作个性与文学价值。

杨海蒂无疑是有才气和灵气的。她的散文，秀气中蕴含灵气，柔婉里透着豪爽，细致却不失放达，善感不多愁。尤其是，她的散文既有着巷里气、烟火气，更有活力与生气。她不但写人写得细致幽微、活色生香，写山水写得空灵多姿、可亲可感，即便写动物，同样让我们读出“不一样”的情趣：
他很年轻，身形矫健，浑身洋溢

着蓬勃朝气。他眼睛很小，很黑，也很忧伤。他惊恐而专注地看着我，眼里渐渐涌上泪水。虽然我早就听说他多愁善感，此刻还是方寸大乱。我眼睛迷蒙起来，摸摸他脑袋，叹口气说“走吧，巴顿”。

他眼睛倏忽一亮，浑身一激灵，迅速蹦到门口。一路上，他昂首挺胸神气活现地跑在我前面。每跑一段又回头等我，眼睛里既是兴奋又带点讨好。

——《巴顿》
接下来用略带夸张的笔调，写巴顿那张“苦大仇深的脸”……杨海蒂以悲悯之心和体恤之情，不但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巴顿的“形”，更写出了巴顿的“神”，通过对沙皮狗巴顿的精细记叙与描写，她的才气与灵气也就充分地体现出来。而且，她的才气

与灵气不是外在的显露，而是自然妥帖地融入，即达到一种“物我一体”或“物我互化”的境界。文中，作者故意不用动物的“它”而用人类的“他”，而且作者与动物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这就使得作品既温暖又富于诗性。

杨海蒂的散文，一方面有诗意，有源于内心的人性温暖，另一方面，又颇富幽默感，甚至有点尖酸酸辣。在《品头论足》中，她站在女性立场来探讨男女审美的区别，写完“头”后写“足”，都写得精彩。类似这样知性议论的作品，还可举出《征服攻略》《女人的逻辑》《闲话戒指》《现代靓女》等等。这些作品，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品评精准、目光独到，而且亦庄亦谐、妙趣横生，颇具梁实秋散文之神韵。难怪贾平凹读了

